



闲聊

黄燕凤 摄

人物

哥

刘玉新

前几天回了趟老家。放下行李之后,我便习惯性地周围走走看看,突然发现一个身影从高高低低伸出的菜角里冒出来。我一眼就认出,他是隔壁的哥,喊一声哥是依了父亲过继姓氏族谱的序列,其实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,从小到大,比邻而居,一住就是数十年。

常言说得好:“远亲不如近邻。”住得久了,抬头不见低头见,大家互相帮衬着走过一段段艰难岁月,不亲也亲了。因此,不管在哪里相遇,我总会感到一种亲情在心里升腾,难于平抑。

看着哥一步一步挪动着,我便上前打了个招呼。我知道他病了,但不知道病得这么厉害,以至于连路都走不动了,短短的一二十米距离,他一步一挪居然用了半个小时。

想当年,多么英雄的人物。哥曾是公务员,高个头儿,一脸英俊,身体可壮实了,村里好多年轻人都羡慕他有一份好工作,别人在庄稼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,他可以挎个人造革的皮包到乡上、到县里出差、开会、跑业务,每次听到他讲坐汽车坐轮船的经历,我们的眼神里就流露出无限崇拜,恨不得也跟着他去洋气一回。

哥好不容易挪到父亲的老屋前,我搬了把椅子在稻场上请他坐。正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,比起坐在阴凉的屋里舒适多了。父亲端来一杯茶,顺手递上一盘瓜子,好让哥闲坐打发时间。

我看到哥苍老的面容、簇起的皱纹,心里隐隐升起一种疼痛。或许是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,我从古稀之年的哥身上,看到了将来的自己。反正岁月无情,人生多舛,我不敢往深里想。

我一边回着哥的问话,一边关心着他的病情。言谈之间,哥突然就会黯然失色,语无伦次,我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这些话似乎是一个人的深夜咕嘟,又像是沉陷在梦里的呓语。

太阳偏西,有凉风拂过,哥起身上厕所,我看到他的裤子上湿了一大片,坐过的椅子上有着湿湿的痕

迹,味儿很大,隔了老远都冲鼻子,也许他早就忍不住了,只是起不了身。我不敢正眼去看他,人的自尊有时候是需要特别呵护的,谁能背负得起别人的冷眼和不屑?

哥回家的时候,天正下着小雨。父亲小心地在后面揪扯着他的后衣襟,生怕他跌倒在地,我立即赶上前,紧紧地牵着他的双手,一步一步地朝后退,一直退到开阔的路段我才转过身来,真不知道哥一个人先前是怎样走过来的,一步一挪,那得有多大的韧劲和耐力啊。

搀扶着哥回到火坑屋,父亲帮他生起柴火炉子,烧了一壶水就回家了。等到炉子上的水烧热了,我找了条毛巾和脸盆,帮哥洗了把脸,然后仔仔细细地把他的手也清洗了一遍。看着他湿漉漉的裤裆,我赶紧跑到哥的卧室找了两条裤子,趁着屋子热乎,帮他清洗了屁股,替他换上。

我突然看到哥的脸上无声地滑下两行热泪。

我知道,此时的他,内心的情感很复杂,一半感激一半感叹,叹命运乖戾,恨病痛缠綿,也或者,儿女不在身边,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堵在喉头,上不来也下不去。

其实于我来说,只是举手之劳。相比他年轻时对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的关爱,实在是不值一提。

从哥家出来,我的心情很不平静。人的生老病死,本是自然规律,谁也避免不了,也不可怕,怕就怕孤独无助,寂寞无聊地坐着最后的日子。

落日挂在山边上,像一个长了毛的向日葵,晕晕乎乎的,晃得人浑身不自在。回望哥的住处,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三月的一天,老家传来消息,哥走了。这一天,虽早在意料之中,但又不愿它到来。再过几天,就是清明节了,虽然不能亲赴哥的坟前祭奠,但我会心里为你挂一串清明吊。

天伦

回家的路

崔向珍

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,又坐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,我终于到了家乡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汽车站。

我已经两年八个月没有回家了,在外打工,身不由己,如果不是父亲写信说派出所催了好几个月了,满了十八岁必须办身份证,我也很难请假回来。

黄河滩边的风很大。背着沉重的行李袋,我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,正茫然四顾,找不到方向的时候,分明听见了母亲唤我的乳名。呼啸的冷风中,瘦小的母亲躲在一个背风的大草垛下面,等我看清楚的时候,她已经站在我的面前。还不到46岁的母亲啊,头发竟然白了足足一半。我扔下行李袋,使劲地喊了一声“娘!”平生第一次,紧紧地,搂住了母亲。母亲的骨头怎么那么硬呢,把我的心硌得生疼生疼。

我努力仰着头看天的时候,忽然觉得手上一阵温热,我慌忙低头,几滴没有憋住的热泪随风而落。趁着母亲解笼布的空当,我随手偷偷拭干了泪水,笑眯眯地接过热乎乎的水煎包,大口地吞咽。母亲说:“包子是刚才在镇上的包子铺买的,害怕凉了,捂怀里半天了,你光顾着赶车,肯定没吃饭。”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,只能把还带着母亲体温的水煎包放在嘴里,拼命地咀嚼。最后一个包子还没吃完,母亲已经把家里新买的自行车推了过来。她说:“你邮回来的钱买的新车子,昨天星期天,你爹骑着来接你没接着,今天他上课去了,我看回去是顺风就推来了,这样咱娘俩回去能快一些。”就为了回去能快一些,顶着那么大的风,不会骑自行车,硬是推着车子

走了十多里路,我想也只有我的母亲这么傻了。

想着母亲一路上推着车子趑趄趑趄的样子,我没有责怪母亲,也不敢责怪她。好不容易咽下最后一口包子,我赶紧打开行李袋,把新买的围巾给她戴上,骑上车子带着她就往家飞奔。还是那条熟悉的路,空气中还是那些熟悉的味道。母亲一路上都是很开心的,问我的工作,问我的生活,问我的朋友,不停絮叨着家里的人和家乡的事。

以往在城里平坦的马路上骑自行车,我带个人都挺费劲,可那天带着母亲,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,我骑得却是非常轻松。母亲生怕我累,几次要下来走一段,我说风刮着怎么走呢,一点也不累。到了小桥南边我家的麦子地边上,我把车子停下来,跟着母亲在地里看了半天。青油油的麦苗,还是那么富有生机。母亲说:“你走的那年,麦子都熟了,这一块地,咱娘俩整整割了三天才拾掇完,拾掇完你就走了,这都四年多了,你才回来两次。”嗅闻着故乡土地亲切的味道,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,我明知我根本做不到,但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:“娘,以后我年年回来。”

“年年回来”是我在外漂泊时的最大梦想,为了实现它,我熬了几年之后,辞掉了舒适的工作,回到家乡的小城,成为了一名辛辛苦苦三班倒的一线工人。工作虽然比之前苦累,但我在节假日都可以回家。如今,我和已经80多岁的父亲母亲住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可以回家去陪伴他们,给他们读书读报、洗衣做饭,听他们絮叨那些絮叨了无数遍的往事。

市井

小饭馆藏着人间真味

李志杰

我经常出差,每到一处,饭点一到,特兴奋。我最喜欢去那些不起眼的小饭馆,装修虽简陋,但食材本土产,新鲜有味接地气,价格也合理。在小饭馆落座,点两盘小菜,开一瓶啤酒,吃得汗津津油滋滋,真乃人生一大快事!

前几年,我经常到浙江萧山一个叫大桥的小山村。小山村山清水秀,溪流穿村而过。古朴的石桥旁有一个小饭馆,不见店名,但生意火爆,顾客盈门。门前就是小溪,溪水叮咚作响,溪边搭一凉棚,也一桌难求。怎么办?等呗。好在食客都是附近干活的农民工,吃饱了,抹抹嘴摸摸肚皮就走。一盘葱爆螺蛳,一盘山笋烧小鱼,真让人叫绝!螺蛳、小鱼是溪流中的宝贝,山笋来自山上,纯天然无污染。螺蛳青青,汤汁收得极浓,捏起一只,先轻喂汤汁,蓄势待发,让鲜辣的滋味充满味蕾,再微闭双眼,用劲一嚼,辣味更劲爆的螺蛳肉连皮带滚地被卷进舌中。山笋只有小拇指粗,嫩黄中泛着淡淡的青,清新诱人。小鱼叫胖罗果,鱼鳞青褐色,肉嘟嘟的,比平常的大。这两种鲜货的组合是首次见到,鱼肉嫩嫩的,入嘴即化,山笋脆脆的,细嚼无渣。小鱼的鲜香与山笋的清香完全融合渗透,怎一个“鲜”字了得!搭口菜,抿口酒,不会唱的也要哼几句。这样的好滋味只有小山村有。

我到浙江诸暨,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里,楼下就是一个小饭馆。我就爱到这家饭馆吃饭,不为别的,只因喜欢这家的红烧肉与咸菜汤。小饭馆算得上自助餐馆,自己端个盘子取用喜爱的素菜,有

油豆腐、鲜笋烧咸菜、木耳炒莴笋等,皆鲜嫩可口。荤菜有两样,红烧肉与大排。看中哪块,老板娘用筷子帮你揀。红烧肉是肥瘦各半,3厘米厚、8厘米见方的大块。用大铁锅烧制,直接将大铁锅搬来供顾客选食。红烧肉浸在油汪汪的汤汁中,伴着葱段,香气袭人。厨师似乎得到“东坡肉”的真传,配料中未必有花椒、香叶、八角,而是放足了葱段,咸甜适中,肥而不腻,肉味纯正。红烧肉哪儿都有,这家的滋味令人难忘。咸菜汤盛在大瓷缸里,赤红赤红的,摆放在门口,免费喝,淡淡的酸咸,清凉回甘。在大热的夏天,连喝三碗,暑气全消。咸菜汤当茶喝,别处没见过。

扬州的一位朋友带我出去吃饭,原以为是要到扬州城里,结果小年在江都老车站后面的一个巷子口停住。这是一个家庭式的小饭馆,老板姓马,见人就笑,憨憨厚厚的模样。老板围着白裙,亲自掌勺。有啥菜?听着:小虾炖面酱、水煮花生、蒸山芋、小鱼锅贴、红烧萝卜、清炒山芋藤、咸鸭炖白菜……熟悉么?都是小时候的味道。一桌人吃得热汗直冒,连呼过瘾。

到山东滕州,喜爱小饭馆的热闹劲儿。滕州人豪爽,在小饭馆吃饭,不拘小节,敞开肚皮,天南海北地侃大山。在这样的小饭馆吃饭,能吃到滋味纯正的本土菜,如“八大碗”、辣白菜、土豆炖鱼、山东煎饼,分量足、味道好、价钱便宜。还能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、风土人情,真是增长知识的好去处。

走南闯北许多年,吃饭偏爱各地的小饭馆,小饭馆其实不一般,藏着人间真味。